



白城冬韵

●常伟红



北国的冬天,总是要来得早些,且不说温婉的江南,就连辽宁的最南部,冬天也比这里来得迟缓。所以,我称这里为北方以北。白城的冬天是独具特色的,它带着几分粗犷、几分豪迈的凛冽。这凛冽是有声音的,是风掠过旷野的长啸,是冰层在夜间崩裂的脆响,是热腾腾生活在冻土下破出的喧嚣。

旷野的叙事诗

白城冬天的风,是有性格的,它不似江南微风那般絮语。因为毫无遮挡,它从科尔沁草原深处席卷而来,卷着雪面漫天飞扬——从屋檐,从树梢,从小山包,从平地,从一切它能经过的地方。

白城冬天的风是有纹理的。它掠过光秃秃的树梢,吹得喜鹊窝摇摇欲坠,喜鹊站在枝头,随着枝杈一起摇晃,像是在荡秋千。喜鹊迎风而立,高昂着头,每声鸣叫,都能附和枝杈相互敲击,如骨节相扣的轻响;它闯过电线,就像是大地在调弦,为这世界演奏一场交响乐;它横扫湖面冰原,就如同巨兽贴着冰面

喘息,偶尔夹杂着“咔嚓”的脆裂。大风是不知絮絮,就这样刮呀刮,一直刮到夜里,吹得窗棂呜呜咽咽的,这是大风在窗外讲述古老的故事——有时低沉,像蒙古长调在天地间盘旋;有时骤然转为尖锐的嘶鸣,仿佛万马奔腾掠过冻土;到了后半夜,又化作绵长的、叹息般的呼啸,一遍遍抚摸着沉睡的屋顶。清晨醒来,就能看到窗玻璃上晶白的霜花了,那一片像树叶,这一片像花草,还有的似江、似山。

大地的呼吸

每一条河流封冻的过程,都是一场宏大的交响乐,像亿万颗玻璃珠同时轻碰,最后凝结成一整块青蓝的镜子。静夜里将耳朵贴在冰面上,便能听见水底传来的声音——水流暗涌低沉的“咕咚”声,冰晶生长清脆的“叮叮”声,还有偶尔一声爆裂般的“砰砰”声。

日出时分,巨大的冰面在温度变化中苏醒,也迎来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在冰面上抽冰嘎、打出溜滑,在薄冰区踩“冰泡

泡”,一脚踏下,“噗嗤”一声轻响,带着满足的破裂感。穿开裆裤的孩子拖着冻得红红的屁股,在大孩子中间穿梭,即使摔倒了也不吭一声。这是天上人间最难得的细碎的快乐。

人间烟火气

屋檐冰凌融化时的滴答声,是冬日里最温柔的时间刻度。“嗒”,一滴落在下面的雪堆上,砸出小坑;“嗒”,又一滴,不紧不慢。如细雨轻柔。这是家家户户做饭时,屋内蒸腾的热气熏熟了屋檐上的冰溜子。它们被这人间烟火气吸引,从一身傲骨到自愿坠落凡尘。屋内,折柴的“咔嚓”声,菜下锅的“刺啦”声,锅铲与铁锅碰撞的“锵锵”声此起彼伏,饭菜香味溢满长街短巷。

夜晚的热炕头上,声音变得低沉柔软。炭火盆里偶尔“啪”地爆火星,老人烟袋锅“吧嗒吧嗒”轻响,开水在铁壶里“咕嘟咕嘟”翻滚。低声的家长里短,偶尔的笑声,这些声音被厚厚的棉帘挡在屋里,暖融融地酝酿着睡意。

寂静之声

无风的时候,白城的冬是安静的。那不是无声,而是被放大到极致的细微声响。

雪夜,能听见雪花飘落的“簌簌”声,极轻极软,像天空在絮语。若屏住呼吸,似乎能觉察雪片落在睫毛上的触感。偶尔,远处传来一声犬吠,在雪野上空荡地回响,更显天地辽阔。鸡鸭鹅和牛羊们也都在安静地睡着,似乎若是谁踮了脚,都会打扰夜的深沉。

在河流的冰面上独行,寂静是有重量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呼吸凝成白气时的微响,冰层在脚下极轻轻地“嗡嗡”共鸣。这时,一声遥远的冰裂从湖心传来,像大地在梦呓,那孤独的回响,让人突然明白何为“天地一沙鸥”。

声音里的春天

当第一滴檐水在深夜“咚”地落入瓦罐,白城人知道,冬天开始松动了。这声响起初稀疏,渐渐绵密,汇成早春的前音。冰河开冻的信息在某个深夜传来,如远方亲人的来信,道声好久不见。风声一天天软下来,开始携带些许的暖意。

白城的冬天,就在这片声音的交替中,完成它的叙事。风声是壮阔的开篇,冰裂是高潮的震撼,人间烟火是温暖的主体,而屋檐的滴答声,是终章的余韵。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告诉每一个倾听者:凛冽的寒冬里,生命依然在喧嚣;最深的寂静中,春天已经在赶路。



心香一瓣

我看我说

文化传承需要更多探路者

●刘晓宇

夜幕初降,福建泉州古城,石板路上还泛着日间的余温。一名年轻游客在肃清门遗址前,从颇具闽南风情的锦囊中抽出一枚信物——这不是旅途的纪念品,而是一把通往未知剧场的“钥匙”。接下来,他可能跟随“市舶司官员”穿梭于讲述“海丝”传奇的番坊遗址,也可能在某个闽南古大厝的天井里,聆听悠扬的南音……这便是戏剧盲盒演艺《偶遇世界·因为刺桐》的精彩桥段。

时尚感、潮流感,是戏剧盲盒演艺吸引人的重要因素。它精准切中了“Z世代”追求未知、惊喜与沉浸式体验的心理。观演之旅从抽取信物那一刻便已开始,观众不再是座椅上的静观者,而是剧情的参与者乃至触发者。这种将“我来观戏”转变为“我来寻戏”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剧场无形的“第四堵墙”。一名观众亲身参与《偶遇世界·因为刺桐》后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到什么故事,这种探索感太迷人了”。迷人,恰恰在于突出了“人”。文化场景的设置,文化活动的创新,只有融入人的真切感受、人的切实互动、人的情感要素、人的想法创造,才能激荡出不一样的创意感、释放出别样的文化味。

然而,仅有盲盒的形式,文化产品热度不免昙花一现。文化服务、文化产品的生命力,源于对千年文脉的深刻洞察,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偶遇世界·因为刺桐》为例,其内核是刺桐港作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天下之货仓”的厚重历史,其底色是南音、梨园戏、木偶戏等非遗传瑰宝的璀璨光华。“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深深扎根文化土壤,探寻文化故事、加快文化创新,才能更好焕发文化光彩。

创新,不离文化本源,也要更新叙事方法。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板起面孔”,而应展现年轻态、青春感。《偶遇世界·因为刺桐》的编导团队中,有人像“翻译家”,将古雅的地方戏曲元素巧妙编织在现代戏剧的节奏里,让南音的箫弦琵琶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推动剧情、撩拨心绪的有机组成。情景交融、人物互动等设计,也让观众跟随“马可·波罗”或“李叔同”的脚步,与故事里展现的梦想与抉择产生共情。这正是守正与创新的生动诠释——守是文化之魂,创是表达之法。

为创新之举点赞之余,也需冷静前瞻。戏剧盲盒,是贴近青年受众的新探索,也面临新挑战。如何避免同质化?关键在于打造独特的内容与艺术品质。不少地方都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富矿,深挖本地文化资源,才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如何保持生命力?这需要建立可持续的创作与运营机制,开发系列衍生品,形成完整IP生态。如何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关系?在追求市场效益和观众热度的同时,须警惕过度娱乐化对文化深度的消解。守护文化表达的纯粹性与思想性,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才能更好丰富文化表达形态、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创新创造是文化生命力。当文化产品以青春姿态与年轻人进行真诚而热烈的互动时,当文化创新释放出更多诚意与创意时,年轻一代也回馈以超预期的热情、共鸣与再创造。这是赓续传承中涌动的生机。文化传承需要更多探路者,每一代人都是创造者,人人参与、人人贡献,中华文明的星河定会愈发璀璨。(据《人民日报》)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 ▲树种:4棵均为春榆,榆科,榆属。
- ▲位置:洮南市古树街和育英路交汇处。
-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11年。
- ▲古树历史:1914年栽植。

文图来源:

《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

任重道远

●黎先实

“任重道远”这一典故出自《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其意为有志向的人不能不培养坚强的意志,因为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所以时时松懈不得,必须勇毅前行。

道,《说文解字》释其为:“所行道也。”多部典籍从不同角度总结“道”字:道,理也,路也,直也,通导万物也,众妙皆道也。其本义为道路,引申为方法、技艺、规律、学说、道理、道义以及自然法则,逐渐成为中华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任重道远是人世精神的彰显。孔子周游列国,以弘道为己任,面对各种嘲笑与挫折,他始终不肯放弃理想。他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去发扬光大“道”,而非依赖“道”来彰显个人。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中记载,“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一路

跋山涉水,只争朝夕,心有远大目标,怎能让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扰乱步伐呢?蔡邕是东汉中兴将领,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临终前,“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后汉书》评价他:“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

在百家争鸣中,“道”一直是核心命题。儒家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将追求道义真理视为人生终极理想,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叹;对于志趣不一的人,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展示了坚持操守的鲜明态度。道家以道为名,把道作为万物的起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是有规律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世间万事万物,都要存有敬畏之心,遵循着规律而运行。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哲学命题,提倡天道与人事相

分离,以务实措施处置灾情等政务,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辉。

作为沉浸在烟火气息里的老百姓,总是将“道”融入自己的行为准则当中。“人横有道理,马横有缰绳”,将道理作为不成交的规矩,任何事都不能为所欲为,必须言有依据、行有约束。千百年来,民间既包容各式各样的生存智慧,允许“千个师傅千个法——各有各的门道”,但一贯鼓励做人要堂堂正正走大道,不可走邪门歪道,如此方能行稳致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越是伟大的梦想、伟大的事业,就越是艰巨、越是任重道远。任重源于对自身责任的清醒认识,道远源于对宏大目标的更高要求。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须知任重而道远,勇担重任,直道而行,脚下有道,心底亦有道。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龙协涛

他的文章是“即兴天成”,“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此事又是发生在以才子著称的江南,由此当然可以把滕王阁定为“才楼”。

朱元璋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之时,积极谋划建楼,他在自己写的记文中说得明白,不是为“飞舞盘旋,酣歌夜饮”,而是“便筹谋以安民,壮京师以镇遐迩”;宋濂在他记文中说得更为明白:建楼在于“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爰此阁夫长江而已哉?”所以称滕王阁为“政楼”是理所当然。重庆的鸿恩阁强调在孝顺父母的生命本源的基础上,进而升华为尊师敬长、知恩图报的感恩文化,这是一种由家到社会到祖国的大爱大德。我在《鸿恩阁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真情实感:“立高阁之上,于繁华之间,想天地之赐,思国家之佑,感人民之恩,念父母之爱,忆师友之助,鸿恩沐浴,情思万汇,恍闻当年暮鼓晨钟。”所以重庆鸿恩阁配得上“德楼”的桂冠。

世人都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很出名,但很少有人知道时任巴陵郡太守的滕子京写给范仲淹求写记文的信也很出名。没有滕的信就没有范的文,那将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多大的损失啊!滕子京的信叫《与范经略求书记》,他在信中说: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

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这五句话不止感动了范仲淹,至今读到这段话的千千万万读者也为之感动。它凝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山水审美与人文精神交融的深层逻辑,作为时间凝固符号的楼观,正是这深层逻辑的支撑点。楼观始终是连接天人的审美空间,它不单纯是地理坐标,更是具有超越性的审美载体,成为审美历史的见证者,未来前程的展望者。读懂了滕子京这段话,我们会更明白《岳阳楼记》的诞生及其影响如此广大和久远,绝不是偶然的。

长江以其江最长、流域最广、文化最多的特点著称。长江名楼是长江文化的精华,作为标志性的名胜景点,长久矗立在那里,吸引无数研究者和参观者。长江名楼是文化窗口和文化驿站,研究这些名楼,我们可以发现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文化历程,在相同中又有不同的特色。楼和江、楼和文的关系很值得研究,我想用八句韵文作为收束:

名楼婀娜,辉映江波。
历史聚焦,千年文脉。
文以楼传,楼因文火。
江山有待,不负家国!

(图片由作者提供)

(据《光明日报》)



阅江楼

徐强/绘